

個人

姚瑞中

姚瑞中

藝術家這行飯

the way to be an artist



陳元國開對寧，照武命革姆不

相信大家在小時候一定都寫過「我的志願」吧！當然我也不例外，那時我的唯一志願是當「太空船船長」，像Star Trek影集中的畢凱艦長，在人類未知的領域中探險，既浪漫又充滿挑戰性；至於什麼是「藝術家」，我想也只有天知道了。

至於為什麼會走上「藝術家」這條路，到現在為止也還有點莫名其妙，就像許多人從來不曉得他該做些什麼，卻也搞得轟轟烈烈，這個世界充滿著太多的可能性與機會，有時機會來了，擋也擋不住；很幸運地，台北就是一個充滿了不確定性，到處是機會的奇異城市，她就像在廣闊銀河世界中，一個包容萬象的星體，她擁有的別處沒有，別處有的也大多能在此發掘。既然星艦船長做不成，藝術家這行則換一個方式去達成，由外在的大宇宙向內去探索深不可測的心靈宇宙，再將自我挖掘出的領域創作出來，展示這塊人類心靈地圖的小小疆界，一小塊一小塊地拼湊出屬於個人的小宇宙，是做為藝術家的一種幸福吧！

當然，所謂的幸福都是要付出代價的，藝術家要能自由自在地於個人宇宙中冒險，還是必須要考量現實的。就拿我個人來說，由於無法靠創作獲取收入，打工反而成了不固定收入的重要來源，舉凡投搞、接美工案子，拍產品、畫電影看板等，收入雖不穩，卻也能勉強過得去；也因為透過各式各樣不同的磨練，反而練就一些在學校學不到的實際經驗，對個人創作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幫助。最主要的是透過這些打工的機會，認識了許多朋友，原本以為是孤單地在浩瀚天地間流竄的追尋，竟也有不少懷有同樣抱負的年輕人，在從事著這樣的冒險活動；首要的條件

就是要「省吃儉用」，再來要能「忍受孤獨」，最重要的是「最低限慾望」，像什麼結婚、生子、房子、車子、銀子等世間的價值標準對我們這種「波希米亞人」來說，簡直就是一種奢侈，甚至就像豪放不羈、數十日不清潔的另類傳教士，在物質豐厚，五光十色的大台北都會中，用個人微薄的現實力量及充滿夢想的烏托邦自信，提供大眾通往另一個世界的窗口。

有時不禁會反問自己為何要當藝術家？就像我曾畫過的一幅作品「孤寂之外無它」——一名懷有高超技藝的吞劍小丑，為了展現他過人的勇氣並帶給觀眾快樂驚奇，將一支特長的劍沒入自己的喉嚨內，再由屁眼穿出，觀眾大聲叫好，但他卻無法將劍拔出，因為劍頭是倒勾的，一去不回頭的；於是吞劍人就只好撐在那裡，嘴巴說不出任何話來的雙眼望向遙遠的天空。我想，作為一個藝術家，多少也有一點悲壯和孤絕吧！

跑了世界許多大城市，最想念的還是台北，雖然客觀環境對藝術創作來說仍很惡劣，但這裡臥虎藏龍，看似危機四伏卻到處是機會，對我們這種搞前衛藝術的人來說，反而能激發更多更強有力的創作；我常常會以武俠小說中的「降龍十八掌」的最後一式——「戰龍在野」，來勉勵自己，真正具有戰鬥力的龍肯定來自草莽，他必須通過各種生存的考驗，那樣的作品才會真誠，才有生命力，而後感動人心。

我想，作為一名藝術工作者在台北生存的理由，而且是唯一的理由是——你只要相信你能成為什麼，你就能成為什麼。